

爸,您还是种地吧

殷金来

我弯着腰,扶着蹒跚的父亲。一边指着正对门的土地说:“爸,这一季的庄稼大都背了两个砣呢。”又指着一块已经青黄的麦地说:“今年的雨水格外听话,麦子比去年能增收一些。”

那时父亲需要我搀扶着,才能吃力地挪开有些抬不起的腿脚。父亲已经需要借助外部的支撑才能勉强维持在这个世界上多站那么一会儿。但是父亲看着自己种下的这一季庄稼枝繁叶茂即将丰收的景象,身体里就像灌注了一种看不见的力量,让他有些弯曲的身子挺直了很多。或许这是父亲种在土地里的最后一季庄稼了。父亲也像快要倒下的老熟的麦子,根部和躯干的营养水分都供给了上面的麦粒,离地面越来越近。但我依然感觉到了父亲身体里透出来的那种想站着的欲望。

生命都会被大地收割,我扶着父亲一步一步细细地看着这些充满人间情谊的土地,这些沾满人间烟火气的庄稼。我只是想让父亲的老熟期尽量能够向后推迟一点,在这片他热爱的土地上,再留下一季春播秋收的希望,自私地想从父亲这一亩庄稼里再获得一些温暖。

母亲的离去,加速了父亲的衰老。我看着父亲一日一日萎靡下去,心里暗暗焦急。我想给父亲换一个崭新的环境,父亲明白我的想法,但他依然遵守着内心的坚持。我知道像父亲这种内心有着坚持的人,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想法。其实父亲在我眼里并没有很多事情需要花费时间。他留守在老家,只为了半亩菜园子,十几只鸡,几分烟地和靠老天爷吃饭的承包地。而这些完全可以搁置下来。面对父亲的坚持,我只能默默保留我的意见,同时口头支持他的决定。因为我没有更好的借口来说服固执的父亲和我一起离开。

但是令我惊讶的是,我原以为精神状态会一日一日沉下去的父亲,竟然迅速

地从萎靡不振中恢复了过来。像一棵眼看着枯黄的老树,又充满了树叶青绿的旺盛。父亲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那次回家,父亲把门上了锁。我知道父亲去了菜地,顺着门前的村道找到了对门坡上那块自留地。那块自留地被父亲养得很肥,玉米、黄豆、荞麦、天里米构成不同的图案组合出一幅五彩缤纷的图画。父亲精神很足,面色红润地湮没在庄稼里。我看见父亲把萝卜和红薯堆在一起,就拿了背篓往进装。父亲高兴地说,不用那么费力,叫亮儿用三轮车来拉。父亲还说剪茶不需要剪子了,有了修剪机。父亲越说越兴奋,亲手端着修剪机,做起了示范。看着父亲,我突然明白,土地对于父亲,就是父亲一生能够自由徜徉的水域。父亲在土地里,能够获得滋润生命的力量,让枯败的生命一次又一次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如果把他赶到城镇,就像把一株玉米从土地里拔了出来,父亲肯定感到慌乱和无所适从,虽然在阳光舒适的环境下,但很快会流失水分从而早早地枯败下来。

父亲忙了一会,闲下来给我讲科学种地的效益,以及订单农业的好处。接下来他又满脸红光地跟我算账,种一亩茶和种一亩玉米的投入产出和效益比。父亲说到高兴处说:“明年我去把学校那块集体土地承包下来,种一块燕麦。”我被父亲的雄心壮志惊呆了,年过七十的父亲种这么宽的土地,难道还要像年轻时一样挥锄舞铲,大种四方!

我还是压抑着惊异,显得平静,学生一样虚心点头。论种地的功夫,父亲的确是这一行业里的专家。但是种地是需要体力的,父亲从哪儿来的体力?这种事情大概说说就算了,可父亲明显来真的了,积攒情绪,闹得不亦乐乎。只要我一回到家,不管我愿不愿意,父亲便指挥着我不是整地就是储备粪水薄草施肥。我又不

能打消父亲的积极性,只有咬牙坚持或者悄悄请劳力。这还不能明说,还得遮遮掩掩是附近的邻居甘愿帮着。只要父亲高兴,出这点钱在农忙季节请几个伙计就是小事。

父亲心里高兴,我的心就轻松下来。我一直担心母亲离去后,父亲的心里放不下包袱。看他这样开心的样子,我也跟着开心起来。尽管玉米不值钱,往往投入的费用比收回还有些欠缺,而且收得多了被父亲当作宝贝一样送来拥挤地堆在一起,已经成为了我要随时处理的负担。但为了让父亲觉得劳有所值,父亲问起肥料的价格,我常常把几年以前的价格说给父亲。只要父亲开心,我就是花费一些钱,多买一些肥料,多请几个帮工,我都心甘情愿。我给父亲提供种子和肥料,再经过父亲的手进行回收,这个过程不仅满足了父亲种地的心愿,也让他有了满满的获得感。就是浪费了肥料和精力没有收成,只要父亲开心地耕种着土地,就能够从土地里获得安慰。

我没有回家的时候,父亲会忍不住隔上几天就打电话给我。他还在电话里兴奋地告诉我,今年的莲藕又面又嫩,屋檐的挑上挂满了金黄的玉米。父亲还说,公路硬化到了门口,走人家特别的方便。我也为村子的变化感到高兴,不仅是公路,还有吃水、医疗都大大得到了改善。于是我决定不打乱父亲的节奏,那是父亲早已适应了故乡的节奏,那是在土地里长时间劳动久而久之成为一种定式的节奏。

父亲种地在身体里种出了精神,显然有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父亲不主动提起,我也不会过问。问得太多,有时反而适得其反。同时我不再向父亲提出跟我居住的想法。但是有一段时间,我注意到父亲说话的语气有点异常。每次父亲和我说起庄稼的事,都会小心翼翼地分析我的话外

之音,仔细回味哪句是真哪句是假。而且每次和我说话,也似乎越来越有拒绝我的底气。他的神情似乎在说,看我还能种出庄稼,而且村子里的条件现在都这么好了,有看病的地方,有买东西的地方,要忙就忙自己的去吧!可我又分明能听到他心虚的犹疑。

我要给父亲一个更足的理由作借口,让他一心一意地打理着几亩地的庄稼。父亲只有种上庄稼了,才有精神,沾着泥土就会像庄稼一样旺盛葱茏。父亲种不了土地了,就会迅速地枯黄,再不能像树一样撑住站立的腰身。我对父亲说,种出来的粮食,自己吃不完,我放到街上去卖,有好多人在打听有没有本地农产品销售呢,紧俏得很。我说:“你愿意种地,只要力气能吃消土块,差什么我都托人去批发回来。今年秋天了,再把房子修一修。”

那天帮着父亲做完活,已是晚风习习。父亲坐在土埂上,吧嗒着烟锅。父亲喊我坐下,吸了一袋烟后,几次想说什么最终什么也没说。我有些奇怪地望着父亲,但是我也有些懂了父亲。父亲沉默地看着土地,似乎和土地在做着一次对话。父亲在夕阳西下的暮色里,坐在土埂上,没有说话,只是望着面前那块和亲人一样的土地,在用眼神无声的交流。他的表情有些沉湎,痴迷,好像沉浸于某个世界。

我对使劲吧嗒着烟锅的父亲说:“爸,您还是种地吧!”

在父亲的心里种下一些庄稼,他的内心装满了土地上的一切,才没有打着马虎眼抽身离开土地的机会。而那把无情的锋利的镰在伸向父亲时,在时光里才会有一刻延时的停顿。

如今,父亲离开我已经快十年,可我每次路过父亲种过的土地,依然还会看到父亲在土地里劳作的影子,我知道那是父亲在我心里永远的停顿。

舅舅,我看你来了

吕国文

穿过被茂密的榆树林包围的小村庄,越过一片片绿绿的麦田,就这样行进在通往舅舅家的路上。依旧是那样弯过来拐过去的大路,不同的是由土路变成了水泥路。这路依稀在梦里出现,渐渐有些陌生,但是一定不会在记忆里消失。只要我的生命还在,我就一定会从这条路上经过,去探望那个依然活在我心中的人。

我是赞同人以自己的方式活着的,任何一种方式的活着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他就是那样的,庄稼人不种庄稼,就是要去云游四方,把豪情侠义传播,把快乐幸福传递。都说舅舅是不归家的人,但有谁知道在他的心里有多么厚重的一个家,在被农用车撞下河沟后,昏迷了十天,就在生命快要离去的那一刻他依然叫出了家的名字,让自己最终回到了向往一生的家。

记得那年回家过春节,见到了几年都没回家的舅舅,他一边帮着烧火做饭,一边瞅着我,想要把我的喜爱透过目光传递给我。

大家都说舅舅不务正业,爱到处讲书,游手好闲。可是那次,舅舅看着我的脸对我说:“文,你这一辈子平平安安的,没有大富大贵,没有大起大落,一定是幸福的。”

“文,你瞅……”但见李莫愁挺立在熊熊大火之中,竟是绝不理睬。瞬息之间,火焰已将她全身裹住。突然火中传出一阵凄凉的歌声,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舅舅的唱词到这里,声若游丝,悄然而绝。

再也无法听到舅舅唱民间大鼓词:“劝世人孝为本,黄金难买父母恩……”再也无法听到他说的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再也无法听到他那幸福的预言,一声声畅笑……我曾幻想,如果我对舅舅的关怀能更多些,他可以拿着我的礼物与所有左邻右舍分享,他可以把所有祝福送到乡里乡亲家里,他可以……可如今,我再多的心意拿给谁?只有带向舅舅的坟莹。

沾着满身的杂草,我蹲在坟莹前,一声“舅舅”还没叫出口,泪滴簌簌而落。这带着满身的悲痛直至泪水的洒落,才让我的身体轻松一点,一瞬间,有释怀的感觉。继而,悲伤又涌遍全身,泪水又模糊双眼,任凭表弟如何拉着我走,我漠然处之。许多次,我坐在那一丛丛与他为伴的草丛中,直到太阳落下。

我抚摸着身边的一棵杨树,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感激。在我没来的日子里,感谢这些大自然的精灵陪伴着我的亲人,想必,他们和舅舅已经成为了好朋友,因为舅舅是愿意和他人分享自己的一切的人。

我捧起身边的一把泥土,堆在坟莹上,我深情地凝望眼前的这块土地,感激满怀。在我没来的日子里,这片土地给了他安身之地,想必,他早已投入大地怀中,舅舅也有大地一样宽阔的胸怀。

一次我到来之时,看到的是冬日里陪伴他的萧瑟与枯草。我转念想着,初春之时,舅舅能否看到初春的嫩芽?仲夏之时,他可否感受到绿荫的凉爽?秋黄之时,又是否能看到那一片片枯黄的落叶?我知道,只要舅舅在这里,我还会再来。



一袋米的故事

李永恩

分了,架却并没有少吵。

我是唯一一个和母亲没有争吵过的孩子。一来是我从小就很听母亲的话,二来我十五岁考上师范学校以后,就一直在外地学习工作。后来工作调动,虽然离家很近,却是十天半个月回家一次。

我生怕因为母亲给我新米,被妯娌们知道了,会跟母亲闹别扭。那几年,父亲和母亲自食其力,一年收的粮食极其有限,她怎么可能给五个已经成家的儿子人人都送呢?除非她们两老儿喝西北风。

于是,我对母亲说:“我不要,你们慢慢吃吧。如果吃不完,可以卖一些,用钱大方些。”

母亲听了以后,深情看了我一眼,很了解似的对我说:我知道你的意思。这样,你晚上抄咱家后面的小路走,没事的。

一霎时,我眼睛湿润了!

那一年,我刚成家,因为两次工作调动,生病住院,又因为当时的工资太低,日子过得很是恹恹。母亲知道我的情况,所以她想方设法援助我。因为母亲想得周到,事后我也没声张,母亲送给我一袋新米的事,除了父亲,家里成员没人知道,所以也就没有发生不愉快。

现在,兄弟们的日子都过得很好,有时我和兄弟们无意间说起这件即将过去了二十年的往事时,兄弟们说:“还是我们的老娘伟大呢,当时她不那样做,我们兄弟间的关系会有现在这么好吗?”

一晃,母亲去世已十八年了。每当想起这一袋新米的往事,我就会想起我的母亲。

怀念母亲!

黑夜替你拥抱我

郭梦媛

从我记事起,你就佝偻着身子站在门口的柳树下等我放学。我问你:“为什么只有我们的门那么小?”你看着土墙和小的用木头做的破门,觉得确实和这一条巷子有点格格不入,你长叹一口气,“唉,因为穷啊!”

我们总是爱吵架,但吵过架后你又会笑着说:我属牛,她属蛇,这两个属相本来就不合。我很害怕二姑,每次二姑看望你远程出门前都会玩笑说:“妈,她要是再和你置喙,你跟我说,我来了收拾她!”你却赶紧摆手说:“只有她每天和我这个老太婆拌拌嘴才能打发时间,要不然还有谁跟你妈天天说话啊!”

我一天天长大,渐渐觉得和你吵架没意思了。去了县城上学后,我更没有时间和你拌嘴,你也只是每天坐在门口石墩上看着来来往往的车。

我高中时,你就已经卧床不起。但只要一听到门口有动静,你就费力抓住二姑的手,问:“是她回来了吗?”终于,我考上了大学,你握着我的手,笑着说:“我这些孩子都不行,还是你最像你爷爷!”

我去了一个你从未听过的地方上大学。第一学期的寒假,我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你。

但踏进那个熟悉的门,我发现房子空了……

我疯了一样去找母亲。“妈,奶妈呢?”“她走的时候你在考试,我们不想耽误你,就没跟你说,这是1000块钱,是奶奶留给你的,她是晚上走的,是笑着走的。”我接过了钱,愣在那里。

那一夜,我学着您,把那用布包起来的1000块钱压在枕头下。那上面似乎还有您的味道,那是木质经过岁月打磨而散发出的让人舒服的味道。

夜里,我在床上蜷缩着身躯抱着自己,到了天亮才睡去。

那一夜,我想起了很多事:想起您在晚上给我讲的狼婆娘、猴屁股的故事,想起您从大姑家回来给我带的饼干、板栗、鸡腿,想起你用柳树枝条给我编的扇子和小花篮,想起您给我做的洋槐花麦饭。

想起以前很多个晚上,你让我把你从门口石墩上拉起来扶进屋。你问我:“你死了,你哭不哭?”我说:“我才不哭,那时候你就听不到了,要不要我现在给你哭?”可没想到,我真的没来得及在你离去时为你大哭一场。

“你奶奶真的太不容易了,你爷爷走得早,她一个人拉扯五个孩子。日子虽穷,但娃娃不偷不抢,现在日子都过好了,她又不在。”后来,母亲给我讲了很多事情。“那个年代粮食好了,地又不在,吃不饱,都是她靠着自己去出去给人看娃、洗碗、干活,才支撑了家里。她又识字,只能靠苦力,所以老了老了腰疼,躺着才能好些。亲戚嫌穷,都不怎么走动。她是怎么熬过来的啊?你以前真的太不懂事了……”

眼泪慢慢溢出眼眶,对你的思念让我难以安眠。如果可以的话,我不想做你的孙女,我想做你的朋友,你慢慢向我诉说你的难处,我和你一起度过那艰难的岁月。

这一夜,风又吹进了我的房间。这一晚,黑夜又替你拥抱了我!

小脚老娘

刘应珊

岁月的时钟像崭新的自动表发条,昼夜交替着轮流上阵,滴答滴答永不停歇地跑,把我从黑色青鸟跑成了白头翁,日月星辰、春夏秋冬便成了难以忘怀的故事。

单位过道上,小雁子仍在鸣叫,待乳雁跟随老雁散去,剩下的又是寂寞的雁巢孤零零地挂在墙角。秋风吹来,顿感清新凉爽,像有人在床边用绢扇在扇动。这凉风把我吹到令人陶醉的秋收,还吹醒了昏迷的我,让我想起离世的小脚母亲。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母爱是深沉又包容,当我遇到困难时,母亲总是温暖的依靠,让我的心里有着落。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考上(高)中专被人顶替,全家人一点办法都没有,哥哥让我去学木匠,可瘦弱我根本干不了,不是怕吃苦,而是没劲,手上磨起血泡破了钻心的痛,早上累的起不了床。看到同学上学的上学、补习的补习、有关系的同学在单位待业开商店,泪珠总是不争气地往下流……母亲也不知何时看到了,便找我那远房的舅舅,让我去参军。经体检、政审等考察结束后,我终于如愿成为一名兰州后勤仓库的解放军战士。

人们常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父亲识字不多但记忆力好,讲到道德,常说“太上有立德”、“君子怀德”、“君子以德为行”,告诉我做要有道德的人。提到“诚信”,常讲孔子有“人无信,不知其可”,李白有“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还有“曾子杀猪”等古代故事。临行时,父母与我长谈,告诉我最重要的仍然是:做人要诚实,要有德,做事要吃苦耐劳,要有上进心。”父母仙逝多年了,没留下多少物质财富,但德行天下、正直做人 and 勤劳勤俭的教诲却成为我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宝藏。

而母亲就是封建旧社会妇女形象的代表。1.7米的大个子却是一双小脚,虽不是三寸金莲的“粽子脚”,但仍像无根之树一样,艰难地站立行走。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粮食十分紧张,为了全家的温饱,我们总是在母亲的带领下,利用星期天去乡下捡拾生产队农民收割麦后遗失的麦穗、黄豆、洋芋等,好的话一年能拾上小麦40—50斤,晒干后磨面食用。

开始时在石磨子上磨,麦子搭上磨子,人要一边断断续续的给石磨中的磨眼喂麦子,另一边用手在不停地推着石磨旋转……磨完后,母亲用筛子筛,筛子上留下的麦粃再磨,然后再筛……咣当、咣当的箩筛声和“沙沙”的碾磨声,常在夜间响起。母亲再累再苦,但从让我插手,怕我磨不净,浪费来之不易的粮食。捡来的黄豆晒干后选出来好的用来生芽菜,磨的打豆腐,在那个平常吃不上肉得年代能吃上豆腐是最幸福的事,也许我是老小的原因,老娘对我特别偏爱。

受了一辈子苦的母亲,从来不珍惜自己的身体,一心扑在家庭的谋生上。我当兵后,牢记父母的教诲,以“德行天下”为座右铭,头年入团,第二年当副班长,第三年当班长并入党。复员后参加工作,家里有了点节余,有时给母亲点零花钱,她总是执拗不要,有时勉强收下,她还是舍不得花,用我给她的零花钱,给家里添些小灶具什么的,要么,把钱攒起来……

2010年中秋节后的几天,身体一向很好的母亲突然病倒了。我赶快把她送到医院,医生说是口腔癌。我提出住院,医生说只能转到内科才行,我便赶快将母亲转到内科住院。可不幸的消息也随之而来,经检查母亲患的是再生性贫血(即白血病)。开始母亲还能吃少许的饭,到后来只能给她打葡萄糖水。整整四天,母亲说话仍然是关心我们,可她的身子不能挪动了,家里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亲朋好友提醒老人可能快不行了。我们只能含着热泪,忍受着痛苦,为老人准备后事。就这样,89岁的母亲在医生抢救无效中走了。

我跪在母亲灵堂,焚烧火纸时,雷鸣电闪,瞬息万变,大雨迎面,仿佛天地与我共同悼念。第二天早上,我的脚母亲埋在山坡上,我们跪在墓前,手捧黄土,泪如泉涌,为母亲上坟,再三步一回头、两步一叩首地离开墓地。

永远的缅怀我的小脚母亲,无尽的哀思,融于巍巍秦巴,绵绵不绝。

母亲离世两周年忆

屈兰萍

百善孝为先,作为子女,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这一美德在我们家得到了传承。

1994年,我母亲突发心脏病,在中心医院经过数小时的抢救醒了过来,那时母亲安慰我们:“阎王爷让我去,我说我还有84岁的老娘需要照顾,我有这个责任,因此我咬紧牙关都要活过来,阎王爷看我这么厉害,都不让我去了!”母亲的这些话,深深地刻在我们的心理上。

时光飞逝,我外婆已经去世多年,母亲也步入老年,2014年,66岁的母亲重病入院,我们兄妹俩辗转安康西安两地为母亲治疗,经过五个多月的治疗,母亲保住了生命,却从此失去了自理能力和语言能力,为此,哥哥辞去深圳某厂厂长的工作,在家和我一起照顾瘫痪在床的母亲。母亲在我们悉心照顾下,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到一年两年乃至五年,母亲卧床的这些年全身无褥疮,每次去医院做检查,各项指标合格,就连医生和护士都说这是一个奇迹。因为爱,因为责任,我们祈望这个奇迹一直都在!

2019年8月13日是我们生命中最黑暗的一天,我们祈望的这个奇迹,在这一天忘了眷顾我们,忘了到来……这一天善良、乐观、有责任心的母亲离开了我们。从此无论我们再怎么喊“妈!”都是悄然无声,无人应答了。

妈妈走了,她的精神还在:工作有时遇到困难,很想放弃,可心中会想起妈妈曾经的教导,她说:“困难像弹簧,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面对困难要克服一切千难万阻,要像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一样坚定地走下去才能取得胜利,否则你就是被困难压垮的人。”回到这些,我坦然面对困难,从容的对待生活,那是母亲传承下来的样子:淡定、从容、积极乐观;那是母亲面对再大的困难时,微笑温柔以待的样子。母亲的笑容是那么的甜美,那样的有感染力,就那样地印在我们的脑海中……

母亲离世两年了,愿在天堂的母亲无病无痛,让思念跨越时空,遥寄星空!母亲!我们爱您!



安康市卧佛山公墓公司 联办